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王 夫 之

杨 廷 福

中 华 书 局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王夫之

杨 建 福

- 一、“天崩地裂”的時代2
- 二、坚决抗清，奔走国事7
- 三、避身瑶洞，治学不辍15
- 四、定居船山，著述以终18
- 五、思想学术上的巨大贡献24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王夫之

Wang Fu Zhi

杨廷福

•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 1/32·138印张·21千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9,500册

统一书号: 11018·1296 定价: 0.18元



王夫之像

1692年(清康熙三十一年)正月初二,①天气格外阴沉,山峦重叠、人迹罕至的湘西金兰乡石船山(今湖南衡阳县内),刮起一阵阵的西北风,哀乐般的肃杀声响在峰峦间回环荡漾。石船山山坡上一间荒凉破旧的茅屋里,泥土墙四壁堆满了图书和一叠叠不知其数的稿本,一位清瘦而严肃的七十四岁(虚岁)老人斜靠在床头,勉强地睁开双目,俯视着自己预撰的碑铭:

抱刘越石之孤愤,而命无从致;希张横渠之
《正学》,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丘,固衔恤以
永世。

老人又艰难地凝视着自己手写的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头乞活埋”的柱联,在迫促的喘声和气息微弱中,夹杂着愤怒与感叹,离开了人世。

西晋末年,王室内乱,匈奴等族领袖人物乘机割据,刘琨(字越石)以恢复晋朝统一为己任,但不幸遇难,赍志以歿。北宋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大哲学家张载(人称横渠先生),写过有名的《正学》篇。这位

① 本书所记月日,除注明公历外,均属阴历。

老人在政治上自比于刘琨，哲学上则服膺张载。自宋至明，唯心主义的理学长期统治了思想界，他决心对《六经》进行新的探索，要别开生面地突破旧的儒学传统；至于七尺之躯埋在何处，他是不屑计较的。

这位老人是谁呢？他就是在明末清初战斗一生的伟大思想家、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杰出学者王夫之。他字而农，别号（一瓢道人、双髻外史等）和室名（姜斋、湘西草堂等）很多。晚年迁居石船山，自号船山老人，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倡办船山学社，从事革命活动，学社的命名就是纪念这位老人的。

一、“天崩地裂”的时代

1619年（明万历四十七年，农历己未岁）九月初一日子时（公历10月17日），王夫之诞生在五岳之一、以风景秀丽幽胜著称的衡山脚下——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的王衡坪（今属衡阳市）的一个学者家庭里。他的父亲名叫朝聘，尊崇程朱理学，^①又研究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农林、水利，是位博学之士，但中秀才

^① 宋代程颢、程颐和朱熹提倡性理之学，世称程朱理学。理学也称道学，是具有较完整体系的哲学。

后屡试失利，没有考中举人，只取了个副榜，就息影家园，以教书为生，学生称他为武夷先生。王夫之广泛地钻研各种学术，推崇而又修正程朱理学，反对王守仁（人称阳明先生）的心学，^①是同家学有关的。他的叔父廷聘，也是个饱学秀才，长于诗歌，学生称为牧石先生。王夫之写得一手流畅的散文，诗赋词曲亦所擅长，就是在青少年时期跟他叔父学习而打下扎实基础的。他有二个兄长，大哥介之对经学很有研究，二哥参之对文史也有成就。王夫之在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下，耳濡目染，这对他在学术上的成长有不小的影响。

王夫之从小聪明过人，四岁起就跟着他大哥背诵古书。他十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经学和史学，十四岁考中了秀才，到衡州州学里去深造，勤奋攻读，两年内几乎看遍了州学里的藏书。他在十六岁才学做诗，并致力于声韵之学，对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魏乐府到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以及唐人的诗集，进行系统的阅读。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青年人，不

^①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心学（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），世称陆王之学。程朱之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，陆王之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，因而两派学者在学术上又互相攻击。

是为读书而读书。在内忧外患、国家多事之秋，他的视线自然地转向国计民生和民族的安危。

当他懂事的时候，明封建王朝已统治了二百六十多年，它腐朽到了极点，正一步步地逼近坟场。反动统治阶级的奢侈荒淫，贪污腐化，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，残害人民，终于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。1627年（天启七年），在遭受连年自然灾害的陕北，首先点燃了起义的烽火。

明朝末叶，国事败坏，内政和军备日益废弛。东北地区满族领袖努尔哈赤，脱离明朝的统辖，于1616年（万历四十四年）建立地方性的后金政权（后改国号为清），接连发动进攻明朝的战争。明朝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，宦官专权和皇帝的猜忌，以致力主抗击后金侵扰的优秀统帅熊廷弼、袁崇焕先后被杀害，孙承宗被排挤，对后金的作战连遭惨败。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，明廷抽调防御后金的军队去“围剿”农民军，关外防务空虚，更给清军以可乘之机。

与王夫之同时代的杰出学者黄宗羲，面对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，惊呼为“天崩地裂”的局面。在这严峻的历史时期，不少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，为挽救国家的危机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。首先奋起的东林党人，在讲学同时，更致力于议论政治，实际上形

成为一个政治派别。他们要求整顿朝政，澄清吏治，引用人才，充实防务，撤消派往各地敛财害民的矿监和税使，反对宦官专权，这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。杨涟、左光斗等许多东林党人，在反对魏忠贤阉党^①黑暗统治的斗争中，前仆后继、临死不惧的凛然气节，赢得了人民的深切同情与敬仰。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，原是以文会友、谈文论艺的文社，但其成员以“重气节、轻生死、严操守、辨是非”为宗旨，力求改革弊政，也成了政治性的团体。

当时文人结社的风气颇为流行。1638年（崇祯十一年），二十岁的王夫之读书于长沙的岳麓书院，也与同学们组织了“行社”。第二年，他又和好友郭凤跽、管嗣裘、文之勇等组织“匡社”，“匡”就是匡扶国家的意思。这些青年人结合在一起，怀着报国之心，切磋学问，互相勉励。可惜由于史料不足，他们当时的活动已不得而详了。

王夫之在二十四岁那年（1642年），同大哥介之到武昌参加考举人的乡试，他中了第五名，介之中了第四十五名。这时传来了恶耗：松山（今辽宁锦州南面）战役中十三万明军被清兵击败，全军覆没，明统

^① 明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年），宦官（古称“阉”）魏忠贤把持朝政。以他为首的宦官和依附他的官吏，被时人斥为阉党。

帅洪承畴被俘后投降了清朝。一时全国震惊。王夫之访寻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和担任武昌乡试分考官的章旷和蔡道宪引为知己，以挽救国势危殆相砥砺。紧接着，他奉父命与大哥北上，到北京去参加考进士的会试。他们到了南昌，正值隆冬时节，得悉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已攻克洛阳、开封，分兵南下，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也由安庆进军湖北。他们打听到赴北京的道路梗阻不通，只好返回家乡。

翌年（1643年，崇祯十六年），张献忠攻克了衡州，了解到王夫之一家品行端正，都是有学问的人，就邀请他们加入农民起义队伍。但是王夫之、介之兄弟由于地主阶级立场和封建正统观念的局限，坚决不愿与农民军合作，他们连夜逃到南岳莲花峰下的双髻峰躲藏起来。年老的王朝聘在家，农民军把他找去，让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回来。王夫之竟固执到把自己面庞和手腕用刀割破，敷上毒药，叫人抬到张献忠部队那里，表示拒绝参加农民军。张献忠不再勉强，他父子俩又回了家。不久，张献忠被明军打败，便离开湖南，率军攻入四川。王夫之则在双髻峰下搭了几间茅屋，继续读书和著述。

二、坚决抗清，奔波国事

1644年(崇祯十七年)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，崇祯帝在煤山(景山)自缢，结束了明朝二百七十六年(1368—1644年)的统治。四月下旬，驻防山海关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降清，清兵入关。李自成农民军战败后撤出北京，清军于五月二日进占北京。王夫之听到国变的消息，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，写下了《悲愤诗》一百韵。

崇祯帝一死，在留都南京的明朝大臣，策划重建朝廷。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勾结在一起，拥立昏愤的福王朱由崧为“监国”(代行皇帝权力)，继而称帝，年号弘光。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一伙把持朝政，排斥史可法等正直的大臣，南京小朝廷十分腐朽。第二年(1645年)五月十五日，清兵攻陷南京，福王不久被杀，第一个南明政权支持一年就覆灭了。江南各地人民，反对清廷推行的薙发、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，反对清兵的掳掠残杀，纷纷自发组织义兵，树立了反清复明的旗帜。他们再接再厉，蹶而复起，斗争到1646年六月以后，才被清朝血腥镇压下去。

王夫之虽身在深山，仍非常关心时事。南京陷落后，他又写下了悲愤的长诗。江南各地无数抗清志士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，对他也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。一路清军进攻江西、湖南，他眼看故乡危急，坚强地站了出来。他把年老的父亲和稚弱的妻子陶氏送到永兴去暂避兵锋，自己则联络抗清志士，奔波国事。

福王政权垮台后，又出现了几个南明政权，它们互争皇室正统，分裂冲突，因而给清军以各个击破之机。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称监国；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，年号隆武；聿键死后其弟聿锜在广东称帝，年号绍武；他们都存在不久。只有活动于西南地区的桂王朱由榔（称帝后年号永历），靠着张献忠农民军（大西军）余部的力量，才支持了十六年之久。

王夫之家乡所在的湖广（今湖南、湖北）地区，是南北交通的枢纽，我国的心脏地区，地位重要。李自成牺牲后，他的农民军（大顺军）余部有几十万人进入这地区，联明抗清。大顺军余部分两大部分，归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北巡抚堵胤锡统辖。当时张献忠的大西军在四川也还有相当力量，因而抗清形势大有转机。王夫之感到当前南明政府（隆武政权）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，迎击共同的敌人。可是事与

愿违，何腾蛟与堵胤锡积不相容，势如水火，影响抗清；加上湖广地区驻有近百万军队，粮饷极为困难，只有用滥增税收、预征田赋的剝肉补疮的办法来维持，以致民间受扰，人心动摇。这使王夫之非常焦急。为了使何、堵和衷共济，扭转局势，1646年夏，他赶往湘阴，以门生的礼节谒见与何腾蛟关系密切、“提督军务”的章旷。他恳切地请求章旷调和何、堵的矛盾，解决粮饷问题，并主张联合李自成余部东向进攻江西，争取张献忠的部队向山西、陕西进军，以牵制清军的南攻。他又写了详细的抗清方案交给章旷，章旷同情他，但表示力不从心。王夫之只好默默而退，回到衡州。他在这年夏天寄诗给章旷，有句云：“师克在和公自省，丹忱专在念时艰。”也表明了盼望章旷为调和内部、共赴时艰而努力的心意。

王夫之眼看湖广相当好的形势将要瓦解，自己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，炽烈的报国热情难以排遣，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于钻研儒家经典上了。他在离乱生活中手不停挥，继续父亲未完成的《春秋》研究工作，编撰《春秋家说》，还写成《莲峰志》。稍后又开始注解《易经》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，后来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，确立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。

隆武政权在1646年八月覆灭。同年冬桂王政府

在广东肇庆(今高要)建立时,清军分两路南犯:一路由降将李成栋指挥,攻陷广州;一路由降将孔有德统率,攻陷长沙,进逼衡州。李成栋在1647年(顺治四年)正月十六日攻下肇庆,桂王仓皇逃走,后迁驻湖南武冈。王夫之得知这个消息,就和好友夏汝弼翻山越岭,奔赴“行在”(皇帝巡幸暂驻之地),决定为抗清效命。他们赶到湘乡县西南的车架山,适逢大雨,无法行进。暴雨夹着风雷,整整下了一月。王夫之当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“精卫欲填填不得”,“昼夜狂呼呼不止”,“但得龙(指桂王)翔乘雨驾天飞,与君(指夏汝弼)同死深山愿亦足”。他愿象古代传说中衔石填海至死的精卫鸟一样报效国家,他祈望桂王能摆脱困境,但风雨不止,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啊!

他们困在车架山时,湖南局势迅速恶化。孔有德攻下衡州,何腾蛟和堵胤锡的部队节节败退。清军又攻下武冈,桂王逃到靖州(今湖南靖县)。在无法赶往桂王朝廷的情况下,王夫之得知他老父病倒了,急忙奔回家乡。他的父亲不久逝世。此后,王夫之隐居衡山的莲花峰,一面究研学术,一面仍然注视着时局的变化。

第二年即1648年(南明永历二年,清顺治五年),

抗清形势有了新的发展。前已降清的明总兵金声桓在江西，李成栋在广东，先后反正，后者还派部将到南宁，迎桂王还驻肇庆。何腾蛟乘机反攻，进军衡州。王夫之为这一有利形势所鼓舞，他和至友管嗣裘、夏汝弼等经过一番筹划，毅然发动了衡山起义。他们组织的这支抗清义军人数不多，不幸遭当地清朝统治者的走狗尹长民的袭击，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。管嗣裘全家惨遭杀害，王夫之幸免于难，夏汝弼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使活下来的起义者避开清政府的搜捕。王夫之后来在《章灵赋》中叙及这次起义，自注说：“虽云与仇战者，败亦非辱，而志事不遂，亦何荣耶！”

衡山起义失败后，清政府侦逻四出，王夫之为了避免缉捕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往来于高山峻岭之间。他一旦闻知桂王返回肇庆，就于当年冬天奔驰到那里。年青奋发有为的王夫之来到肇庆，期望局促一隅的桂王朝廷同心同德，一致对敌。可是，有的官员分党立派，互相攻讦，不以抗清为重，有的官员侥幸偷安，毫无斗志。现实使他大为失望。因此，尽管堵胤锡看重王夫之，上疏保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（先学习一个时期，待考试后再分派职务），而他鉴于自己位卑言轻，在这里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就不受官

职，请求继续为父丧守制，^①待“终制”后再任职朝廷，朝廷依允了他。

桂王政府的大臣中，以驻守在桂林的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（1590—1650）最孚人望，是王夫之敬佩的前辈。瞿式耜不仅道德文章为时所仰，而且坚决主张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清。1649年（永历三年，顺治六年），王夫之离开肇庆，到桂林去拜见瞿式耜。瞿式耜赞赏他的为人和才学，留他在身边工作。其间，王夫之曾回故乡一行，而这一时期的形势又急转直下。何腾蛟在湖南反攻，收复大部失地后，因与堵胤锡之间矛盾日甚，形成分裂。何到湘潭部署作战，遭清军袭击，被俘后坚决不降，绝粒而死。金声桓在江西战败，投水自杀。李成栋孤军作战，在信丰兵败溺死。1650年，清军乘胜进攻，桂王朝廷西迁广西梧州。这一年，王夫之守制期满，由瞿式耜推荐，赶到梧州，就任“行人司行人”之职。行人司是负责“捧节、奉使之事”的官署，行人是该署的官员（正七品）。

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，统治集团内部又闹分裂。

^① 按照封建丧礼，子对父母，嫡长孙对祖父母，自闻丧之日起，不得任官、应考、嫁娶，必须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（不计闰月），称作守制。

内阁中王化澄等人与太监夏国祥勾结，被称为吴党，他们擅权作恶，排斥异己，贪赃枉法，当时比较正直的士大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。于是被称为楚党的金堡、丁时魁、刘湘客、袁彭年、蒙正发五人，发起整顿纲纪、参劾奸佞之举。王化澄串通太监，蒙蔽桂王，把这五人逮捕监禁，想借一个罪名置他们于死地。这五人除袁彭年和丁时魁（后都降清）卑卑不足道外，其他三人特别是金堡极有识见和骨气。锦衣卫（明代御用的特务机构）奉桂王“密旨”，严刑拷打金堡，鲜血四溅，几次昏去。王夫之气愤极了，和他的好友、这时任中书舍人（负责缮写文书的内阁官员）的管嗣裘，赶到内阁大学士严起恒那里，要求他进行营救，调停内争。他们严肃地指出：金堡等人背井离乡，捐妻别子，跟从桂王出入于刀剑之中，赴汤蹈火，舍身效命。朝臣理应一致对敌，同舟共济，如果结党营私，杀害无辜，将使志士解体，“国势如此，而作如此事，奈天下后世何”！

严起恒听了很受感动，他在朝廷上涕泪纵横，力争是非，竭力援救金堡等人。严起恒因此触犯了王化澄，而为王的党羽所参劾，诬陷他通敌谋危社稷。王夫之闻知，决定以死相争，他接连三次上疏参劾王化澄等结党误国。王化澄恼羞成怒，设法要害死